



文史

一九九九年第三輯

總第四十八輯

W
E
N
S
H

- | | |
|---------------------|-------|
| 由蘇陸洪水論舜放四凶 | 丁 山遺著 |
| 北魏北齊“職人”初探 | 閻步克 |
| 馬可波羅天德、宣德之行 | 楊志玖 |
| 明成化林霄姚隆出使暹羅之謎 | 陳學霖 |
| 羅天益和《衛生寶鑑》 | 陳高華 |
| 方以智的《東西均·關章》 | 龐 樸 |
| 《景龍文館記》考 | 陶 敏 |
| 朴刀與“朴刀局段”考 | 馮明達 |
| 重讀《劉知遠諸宮調》 | 江藍生 |

中華書局

文史

1999 年第 3 輯

總 第 48 輯

編 委 會 名 單

主 編 宋一夫

編 委(依姓氏筆畫排列)

田餘慶	任繼愈	安平秋	李學勤	李家浩	吳榮曾
吳樹平	宋一夫	季羨林	周紹良	金開誠	岳慶平
俞偉超	胡平生	徐蘋芳	袁行霈	陳金生	陳高華
陳祖武	陳鐵民	啓 功	張岱年	張澤咸	張傳璽
費振剛	曹道衡	崔高維	董乃斌	裘錫圭	楊牧之
樓宇烈	寧 可	閻步克	龔書鐸	汪聖鐸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責任編輯：張 耕 汪聖鐸

DM48/27

文 史

1999年第3輯

總第48輯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20印張·380千字

1999年7月第1版 199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冊 定價：27.00元

ISBN 7-101-02122-0/K·925

目 錄

由鯀陞洪水論舜放四凶(下)	丁山遺著(1)
北魏北齊“職人”初探	
——附論魏晉的“王官司徒吏”	閻步克(19)
唐季“大秦穆護祆”考(上)	林悟殊(39)
農業人口的遷入與遼塞外本土農耕區的形成	韓茂莉(47)
宋代安撫使制度(中)	李昌憲(57)
宋代世家初探	王善軍(69)
馬可波羅天德、宣德之行	楊志玖(83)
明成化林霄姚隆出使暹羅之謎	陳學霖(91)
明代澳門城市建置考	湯開建(103)
漢印複姓的考辨與統計	趙平安(121)
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見西域里數(下)	余太山(129)
郭義恭《廣志》成書年代考證	王利華(143)
《唐代墓誌彙編》殘誌辨證(下)	曹 汎(155)
登流眉真里富考	
——《諸蕃志》真臘屬國之研究	黎道綱(171)
羅天益和《衛生寶鑑》	陳高華(179)
方以智的《東西均·開章》	龐 模(193)
《九歌》考異補(下)	黃靈庚(209)

《景龍文館記》考	陶 敏(221)
朴刀與“朴刀局段”考	馬明達(237)
西夏文學史料說略(上)	聶鴻音(251)
重讀《劉知遠諸宮調》	江藍生(263)
《歸群詞叢》抄本考略	方寶川(277)

再論春秋孫武非齊國陳書之後

讀 書 札 記

——從孫、陳不能通轉看孫書非是陳書	壽 湧(287)
漢代史籍中的“億萬”、“巨萬”究竟指多少	沈長雲(290)
唐代“驃國進樂”史料中有關問題的考證	景宏業(292)
明代武舉開始時間考	周致元(296)
劉基《二鬼》詩考論	周 群(299)
錢謙益北逮案之經過	張 升(304)
土爾扈特蒙古東返祖國始時考	計翔翔(307)

“豆酒”辨	劉乃叔(38)
《晉書》時誤補校(續一)	牛繼清(68)
《晉書》時誤補校(續二)	牛繼清(102)
《晉書》時誤補校(續三)	牛繼清(128)
《晉書》時誤補校(續四)	牛繼清(142)
《晉書》時誤補校(續五)	牛繼清(170)
《晉書》時誤補校(續六)	牛繼清(249)
《通俗編》“礮礮子”條辨證	隋文昭(250)
《西游記》第六十五回一誤	徐傳武(314)

CONTENTS

1. Building dams by Gun against flood and banishing “the four evils” by Shun
(Part II) *Ding Shan*(1)
2. A preliminary study on “zhiren” in the Northern Wei and Qi *Yan Buke*(19)
3. The Zoroastrian Mogu of Daqin in the late Tang(Part I) *Lin Wushu*(39)
4. Peasant mig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area beyond the
great wall during the Liao *Han Maoli*(47)
5. The Anfushi system during the Song(Part II) *Li Changxian*(57)
6.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during the Song *Wang Shanjun*(69)
7. Marco Polo’s travell to the districts of Tiande and Xuande *Yang Zhijiu*(83)
8. Lin Xiao and Yao Long’s envoy to Siam in the Chenhua reign of the
Ming; A mystery *Chen Xuelin*(91)
9. The building of the Macau city during the Ming *Tang Kaijian*(103)
10. Two characters surnames in the Han seals: A study and statistics *Zhao Pingan*(121)
11. The mileage seen in the *Book of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an to Northern – Southern Dynasties(Part II) *Yu Taishan*(129)
12. The dating of the *Guang zhi* (*Book of knowledge*) by Guo Yigong *Wang Lihua*(143)
13. A study of the fragmentary tomb inscription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Tang tomb inscriptions* (Part II) *Cao Xun*(155)
14. Denliumei and Zhenlifu: Two subordinate states under Zhenla in the *Zhu fan
zhi* (*Book of the Barbarians*) *Li Daogang*(171)
15. Luo Tianyi and his *Weisheng baojian* (*The precious mirrors of health*) *Chen Gaohua*(179)
16.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Dongxi jun* by Fang Yizhi *Pang Pu*(193)
17. Supplementary study on *The nine songs* (Part II) *Huang Linggeng*(209)
18. A study on the *Record of the literal Chamber of Jinglong* *Tao Min*(221)
19. Po knife and “the juduan of po knife” *Ma Mingda*(237)

-
20. 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angut literature(Part I) Nie Hongyin(251)
21. Once again on Liu Zhiyuan's *Zhugongdiao*(*The various musical poems*) Jiang Lansheng(263)
22. On the manuscripts of the *Guiqun ci cong*(*Collection of the guiqun ci*) Fang Baozhuan(277)
23. Miscellaneous research notes Shou yiong, Shen Chang yun, Jing Hongye, Zhou Zhiyoan, Zhou Qun(287)
- (英文目錄翻譯 王邦維)

由鯀陞洪水論舜放四凶(下)

丁 山遺著

(一〇)論窮奇窮髮即有窮鬼，窮得名于狀，故世傳后羿作弓

窮奇，《左傳》謂少皞氏子，服虔以來謂即共工氏，杜預謂“其行窮，其好奇”，故曰窮奇。按：《山海經》：

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獐狗，是食人。（《西山經》）

罔犬，如犬，青。食人，從首始。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罔犬北。（《海內北經》）

郭《注》引銘云：“窮奇之獸，厥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犇走”，是以一名神狗。《神異經》亦謂：“窮奇，（今本攷奇字）其獸似牛而色狸，尾長，曳地，其聲似狗。狗頭人形，鉤爪鋸牙，逢忠信之人，嚙而食之；逢姦邪者則擒禽獸而飼之迅疾，亦食諸禽獸也。”按：《〈五帝紀〉正義》引文頗不同。丰是窮奇者，食人之獸也。而《呂覽·恃君》則謂：“鴈門之北，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多無君。”高《注》：“北方狄無君者也。”《淮南·墜形》：“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注》又云：“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兩龍，其形如虎。”證之《律書》云：“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則窮奇又為北風發動之地。北風，《莊子·逍遙游》名之為鵬，化自北冥之鯢，又引“湯之問棘”云：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窮髮，陸德明《音義》云：“李云：髮猶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之地也。案：毛，艸也。《地理書》云：‘山以艸木爲髮。’”如諸家說，艸木不生之地爲窮髮，窮髮應為今日蒙古之瀚海，蕩然黃沙，不生艸木，正所謂廣漠之野。《律書》所謂“廣莫風”者，疑因廣漠之瀚海得名，所謂窮奇者，又疑即窮髮之異稱。《海內北經》言，“窮奇所食被髮”，故又謂之窮髮矣。

髮，諧反聲，《說文》云：“走犬兒。”《周官·司寇》有“赤反氏，掌除牆屋，凡隙屋，除其狸蟲。”《說文·鬼部》引作赤魃氏。意者窮髮，若非窮漠之聲轉，或因旱魃所居，語譌爲髮。郭注

《西山經》謂窮奇一名神狗，狗之誼，近于爰；而魃之名本爲巫鬼。《西山經》云：“槐江之山，東望恒山，四成，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此“有窮鬼”，郭讀爲羣鬼；余謂即窮魃或窮髮；有窮即窮奇之省稱，亦即后羿部族之號。

襄四年《左傳》言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以爲不可，曰：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有窮由是遂亡。

寒浞篡羿，后羿篡夏，《史記·夏本紀》闕而不錄，而《離騷·天問》及哀元年《左傳》并盛道之。杜預注《左傳》，于有窮、窮石及鉏，均未詳其地望。惟云：“寒國，北海壽平縣東有寒亭。”一若有窮舊地，亦在北海附近。《〈夏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衛城縣東十里。”又引《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余謂有窮之窮，字當爲弘。《說文》：“窮，極也，从穴，躬聲。”又曰：“躬，身也，从吕，从身。躬，俗从弓身。”按：射本从身，而卜辭作（《菁華》七葉）（《後編》上三一葉）皆从弓矢相附。至周金文始或从又作（《靜殷》）發矢之誼，尤爲顯白。是知篆文所从身，確爲形之誤；躬所从身，當即射之形譌；射也，躬也，疑皆弋之岐誤，窮从躬聲，疑即穹之或體。

《說文》云：“穹，窮也，从穴，弓聲。”又云：“弓，窮也，以近窮遠也。象形。”（據段注本）然而，《鄉射禮記》：“侯道五十弓”注則謂“今文改弓爲肱”。又，昭卅一年《春秋》、《左氏》及《穀梁》本俱云：“黑肱以濫來奔”，《公羊》本黑肱則作黑弓。蓋肱篆作，金文通从弓作（《秦公殷》：“高弘有慶。”），（《頌鼎》：“宰弘右。”），且《上官登銘》所謂“弘吉”者，竟省書爲是知弘聲各字（如雄、閏、裕、紘等），均當爲弘；篆文宏字確即弘之俗體。毛公鼎銘“我邦我家”，又云“朱新”，吳大澂以《韓奕詩》之“鞞鞞淺鞞”，釋爲弘（詳《毛公鼎釋文》）自是不易之論。然而，弘之與弓，形既相似，古音復同蒸部，則之爲弘，又不得不疑即穹之本字。《說文》訓穹爲窮，以孳乳新字釋本字也。見于詩者，若“穹蒼”（《大雅·桑柔》），若“穹窒”（《豳風·東山》），無不含有穹窿穹廬之誼。而弘，《說文》訓爲“屋響”，宏，《說文》訓爲“屋深響”，是知弘之本誼，亦因屋爲名，弘即穹也。《夏訓》所謂有窮者，當即《穆天子傳》“封長肱于黑水”之長肱，《呂覽》所謂“鴈門之北，窮奇之地”，窮奇，當即《海外西經》所謂“奇肱之國”。窮之言弘也。弘之言弓也。有窮氏得名于弓，故《呂覽·君守》又謂后羿作弓，不徒謂其善射矣。

(一一)論羿即蜺之音轉、“羿焉彈日”，演自朝隤其雨神話

《夏訓》言有窮氏之亡，亡于后羿之“恃其射也”。南宮适問孔子，亦曰，“羿善射，羿盪舟，不得其死”（詳《論語·憲問》篇）。羿之死，據《夏訓》云，寒浞賂其家衆殺而亨之也。《孟子》則謂“逢蒙學射于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于是殺羿”（《離婁》篇下）。無論羿死于寒浞，抑死于逢蒙之手；要其善射之名，見于孔、孟語錄，謂爲中國古代射神，可無疑也。羿之善射事實，《天問》言之較詳：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烝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王逸《注》引淮南王《離騷傳》云“河伯化爲白龍，游于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于天帝曰：‘爲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爲白龍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汝？今爲蟲獸，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此羿射河伯本事也。昭廿八年《左傳》：“昔有仍氏生女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貪惓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此羿殺封豨，眩妻爰謀之本事也。《淮南本經》于射河伯，殺封豕之外，更謂：

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艸木，而民無所食。猥貍、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于青邱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猥貍，斷脩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

“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汜論》篇），其功烈頗同于益烈山澤，焚鳥獸矣。益爲舜虞，虞掌山澤禽獸；而周初《虞人之箴》正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襄四年《左傳》引）。羿豈益之聲譌乎？然而，羿之大事，不在原獸，而爲彈日。

《天問》：“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王《注》引《淮南》云：“堯時，十日並出，艸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鳥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是引《本經》也，而文則加詳。驗以《莊子·齊物論》云：“昔者十日并出，萬物皆照。”《海外東經》云：“黑齒國，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注》引《歸藏·鄭母經》亦云：“昔者羿善射，彈十日，果畢之。”是羿所射者，扶桑下枝所藏之九日，中土所不見也。若以“天無二日”論之，竊謂羿者，蜺也。后羿射日故事，亦演自朝隤其雨神話。

《詩》：“朝隤于西，崇朝其雨。”隤，他書多作蜺。《爾雅·釋天》：“蜺爲絜貳。”郭《注》：“蜺，雌虹也。絜貳，其別名，見《尸子》。”《文選·西都賦》：“軼雲雨于太半，虹蜺迴帶于棼楣。”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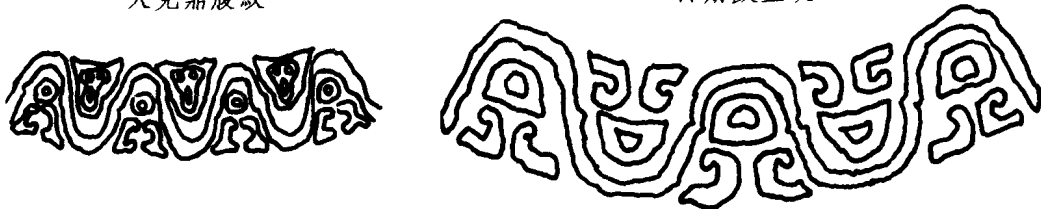
《注》引《尸子》則曰：“虹蜺爲析翳。”翳，从羽，毆聲。《月令》：“季春之月，羅網畢翳，毋出九門。”《注》云：“射者所以自隱也。”后羿之羿，《說文》作羿云：“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从羽，干聲。”干者，筭之本字也。筭、翳古音同在齊部；余故疑羿即翳之或體。又，《月令》據《呂氏春秋》爲書也。《月令》云：“羅網畢翳”，《呂氏·十二紀》，翳則作弋。《周官·夏官·司弓矢》：“矰矢箠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箠之言刺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呂覽·功名》正謂“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然則，《說文》云：“弋，帝嚳射官，夏少康滅之。从弓、干聲。”弋當即羿之異文，謂其能以良弓弋射矣。《大荒海內經》云：

少嗥生般，般是始爲弓矢。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以去恤下地之百艱。羿用彤弓素矰以除下地之百艱，即《淮南》所謂“誅鑿齒，殺九嬰，繳大風，斷脩蛇，禽封豨”，與夫射河伯諸事。

若夫弓矢來歷，《海內經》謂般始爲之。郭《注》引《世本》則謂：“牟夸作矢，揮作弓。”《荀子·解蔽》則謂：“倕作弓，浮游作矢。”《墨子·非儒》及《呂覽·君守》則并謂：“羿作弓。”牟夸，楊倞《荀子注》引作夷牟云：“浮游未詳，或者浮游，夷牟之別名。或聲相近而誤耳。弓矢，舜已前有之，此云倕作弓，當是改制精巧，故亦言作。”余謂倕作弓，以其有工巧之名也。般，亦猶是，即世俗相傳之公輸子。揮讀爲輦，輦之言飛也，猶羽之羿風而上也（魯有公子輦，字羽父，見隱四年《左傳》，鄭有公孫揮，亦字羽父，見襄廿四年傳，是以知揮輦誼通）。以夷牟校牟夸，夸當爲夷之形誤，牟夷急言之爲弋（《廣韻》弋，綿婢切），弓之無緣者也。弋，《說文》云，或作𠄎，𠄎之音正同于蜺；而蜺或曰析翳，翳之音又同于羿。由是言之：牟夷即羿，羿即蜺，羿之作弓，亦自虹象天弓神話演來。《白虎通》云：“虹，天弓也。又謂之帝弓。”（今本逸，據《御覽》引）玄應《一切經音義》亦曰：“天弓，一言帝弓，即天虹。”（卷廿一）虹因日光反射雲水而成，日出于東，則蜺見于西，蜺背向日，正象彎弓射日形。余故謂《天問》所謂“羿焉彈日”者，必演自“朝濟于西”神話；所謂“烏焉解羽”者，羽之言雨也，亦“崇朝其雨”之謂矣。有是因緣，則有窮氏，吾得謂即天弓之寓言；窮奇，吾得謂即窮曲之聲轉。《呂覽·適威》：“周鼎有窮曲（今本窮譌爲竊）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窮曲，郭沫若《彝器形象學試探》（即《兩周金文辭大系圖編序說》）嘗以《大克鼎》之腹紋爲解。余按，《克鼎》腹紋于窮曲之上著饕餮形；下著雙手拱日紋，擬以文字，竟成“共”字。《陳昉殷蓋》則變“共”字紋與饕餮紋，並作“公”

大克鼎腹紋

陳昉殷蓋紋



字形；是知“窮曲”即“屈虹”，屈虹者，共工也。共工壅川本事，余既說明演自虹飲神話；而窮奇與有窮后羿又得名于虹蜺；是知窮奇與有窮后羿確共工之別名也。

(一二)論共工即倮，倮即橈杙之合音

共工振滔洪水，壅防百川，舜既流之幽州矣。《堯典》又傳命倮爲共工云：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

證之《顧命》：“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僞孔傳》云：“垂，舜共工。”又《莊子·肱篋》云：“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擲工倮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呂覽·離謂》云，“周鼎箸倮，而斲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垂，誠古之良工也。《考工記》：“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又曰：“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垂爲工官，故世傳器用，多爲垂作，如：

《荀子·解蔽》：“倮作弓。”

《墨子·非儒》：“巧倮作舟。”

《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鐘。”《注》引《世本》云：“垂作鐘。”

《世本·作篇》：“垂作耒耜，倮作規矩準繩。”

垂所創物，如是其繁，謂之巧倮，亦固其所。

垂，傳寫者雖有倮倮不同，若以古文說考之，字初當作𠂔。《說文》：“𠂔，艸木華葉𠂔，象形。𠂔古文。”朱駿聲《通訓定聲》云：“𠂔从乇，从勿，勿者如旗勿之𠂔，會意。”《漢書·地理志》，武功垂山，古文以爲敦物。疑敦物當爲敦𠂔，傳寫誤作物耳。（《隨部》考，《海內經》云：“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倮，是始作下民百巧。”義均之均，正爲𠂔之形誤；則垂之初名，誠當爲𠂔。𠂔从乇，从勿，連言之爲“乇勿”，譌而爲敦物；敦物音則又近橈杙。《孟子·離婁》：“晉之《乘》，楚之《橈杙》，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事則史。”趙岐《注》：“橈杙者，鬪凶之類，興于記惡之戒，因以爲名。”考，《楚語》言申叔時對楚莊王問云：“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勸戒其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亦云：“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則楚之舊史，本名《春秋》，而《孟子》謂之《橈杙》者，若非《鐸氏微》之音譌，疑即“𠂔”之切音。𠂔，孳乳爲箠，《說文》云：“擊馬也。”《漢書·婁敬傳》“杖馬箠”，《王吉傳》“手苦于箠箠”，顏《注》則云：“箠，馬策也。”《周官·宗伯》有“箠（今本誤爲箠）氏”，職云：“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云：“玄謂：《士喪禮》曰楚燠置于燠，在龜東，楚燠，即契所用灼龜也。”楚燠者，鄭氏《士喪禮注》云：“楚，荆也。荆燠，所以灼

龜者。”故賈公彥疏筆氏云：“筆，所以捶笞人馬，用荆竹爲之。”荆竹可以爲筆策，簡稱之可名“荆策”或“楚策”，正與《短長書》中《楚策》名誼相應。意者，“楚之《檮杌》”即《戰國·楚策》、《國語·楚語》之類，蓋得名于筆。筆之譌爲《檮杌》，猶“垂山古文以爲敦物”；初蓋作𣎵，或讀爲“𣎵勿”，音轉爲檮杌；此余所以疑倭即檮杌之合音矣。

(一三)論檮杌即饕餮、委蛇，其貪冒故事演自靈蛇吞象寓言

檮杌爲何？據《左氏》、《國語》云：

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傲狠天常，以亂明德，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文十八年《傳》文)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魘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昭九年《傳》文)

商之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語》上)

檮杌《〈五帝紀〉集解》引賈逵說：“頑凶無疇匹之貌，謂鯀也。”杜氏《左傳注》亦云。《左傳正義》則引《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豬牙，尾長丈八尺，能鬪不退。”《史記正義》引《神異經》則謂：“西荒中有獸焉，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傲狠、難訓，當因《左傳》爲說，非其真名；而檮杌之爲獸也書亦蔑考。

《說文》無杌字，其木部檮字引《春秋傳》作“檮杌”云：“斷木也。杌，讀若《爾雅》𧢲無前足之𧢲。”𧢲，《經典釋文》音“女滑切”，而从出爲聲之咄，《廣韻》云：“又，都骨切”，𧢲，“又，丁骨切。”則𧢲杌古音，或在端紐，亦讀若突。檮杌，饕餮，聲紐相近。檮杌，若非斷木爲杌也(《莊子·天下》“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而不竭”，是也)，頗疑即饕餮之別名。檮饕古音同部，固矣。餮，今或作饕，初文疑當爲𧢲。《說文》：“𧢲，盡也，从𠂇，彡聲。”𧢲，古文𧢲如此。𧢲字甚奇，使非屯之形泐，當爲𠂇之乖誤。若餮字，篆文作𧢲，右从之彡，篆文亦近于勿。是所謂饕餮者，疑古文當作饕𧢲。文十八年《左傳》：

昔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按謂渾敦、窮奇、檮杌)，謂之饕餮。

杜《注》：“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正義》謂服《注》引《神異經》云：“饕餮，獸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史記正義》引《神異經》則謂：“西南有人焉，身多毛，上頭戴豕(?)，性很惡，好息，積財而不用，善奪人穀物。强者畏羣而單，名饕餮。”(《五帝紀》)饕餮誠爲貪財貪食者醜名；故《呂覽·先識》曰：

周鼎箸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報更猶言報償，“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即語所謂“自食其報”矣。

考，兩周鼎彝，饗飴之浮雕不一；有箸于器腹者，有箸于器柄者，有箸于器足者，大抵“有首無身”，如《呂覽》所云。但，器足之饗飴，身雖不具，下多附以虎爪，頗似《神異經》所謂“人面虎足”之檮杌（如壺殷、敵殷、師酉殷等），余故謂饗飴即檮杌矣。饗飴之箸于器柄者，其無身者，口必有所銜接（如禽殷、周公殷、卿殷、克壺、杞柏每卣壺等）頗似《呂覽》所謂“周鼎箸倮，自齧其指”；余故謂檮杌即倮矣。然，柄上饗飴，亦有箸以蛇身者（如賢殷、史頌匱、匱公匱等）。器腹浮雕之饗飴紋，有有身者，有無身者。無身之饗飴，多作人面形，冠以峨冠，或翼以夔鳳（如獻侯鼎，迺伯殷、陵貯殷、庚嬴卣等），《神異經》所謂“人面頭戴”，是也。《經》云：“饗飴，身如牛”；而見于鼎彝者，則或爲人面二身之蛇（如大卣），或爲二身三首之蛇（如克壺、頌壺等），與《大荒經》所謂“人面蛇身”之延維頗相似。《海內經》云：

南方，……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人王得而饗食之，伯天下。

延維，《管子·水地》謂之慶忌云：“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而郭注《山海經》則謂即委蛇云：“齊桓公出田于大澤，見之，遂霸諸侯。亦見《莊子》，作朱冠也。”按：《莊子·達生篇》云：

桓公田于澤，見鬼焉。公反，談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水有罔象，丘有峯，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轅，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輒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委蛇，聞雷車之聲則捧首而立，說近乎饗飴之“有首無身”；延維“人面蛇身，左右有首，冠旃冠”，形尤妙肖《頌壺》、《克壺》所箸之饗飴紋。然而，委蛇，《管子·水地》則又謂之螭云：“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螭、蛇古音同部，管子所謂“一頭兩身之螭”，當即《莊子》之委蛇。委蛇，《管子》又謂之慶忌，《山海經》又謂之延維。延維、委蛇，由今音審之，似與饗飴、檮杌聲類遠隔。然，蜃、誕俱从延聲，《廣韻》則音“徒旱切”（旱部），是延古有誕音；維、推俱从佳聲，《廣韻》則推音“他回切”（灰部），是維古有推音；誕、推，饗、螭，正爲聲轉。又委蛇之委，《廣韻》音“於爲切”。《爾雅·釋言》：“誣，諉，累也。”《正義》引孫炎《注》云：“楚人曰誣，秦人曰諉。”是委方言或轉爲垂。蛇，《說文》作𧈧云：“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垂尾之垂，孳乳爲誣，《廣韻》音“土禾切”（戈部），聲韻俱近于它。然則委蛇得謂檮杌之音轉，古之所謂巧倮者，亦得名于委蛇。《吳語》：“爲虺弗摧，爲蛇將奈何？”韋《注》云：“虺小蛇大。傳曰，封豕長蛇。”“蛇大”者即所謂“大如轅”；“長蛇”者，即所謂“長如轅”矣。由是言之，齊桓所見之委蛇，當是蛇神。《天問》：“一蛇吞象，厥

大何如？”王《注》引《山海經》云：“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出其骨。”是引《海內南經》文也。而世俗相傳則常有以靈蛇吞象喻人之貪得無厭云“人心不足蛇吞象”。余謂饕餮之“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貪食冒貨，不可盈厭”，亦演自“巴蛇吞象”之寓言，此余所以疑饕餮即委蛇也。

(一四)論周鼎箸饕餮，取其公正勇武，為吉祥之象徵

蛇在艸居時代，常為人類大患（詳《說文》它字）。但齊桓見之而霸諸侯（詳《莊子》），王者食之，可伯天下（詳《海內經》），《詩·小雅·斯干》亦謂“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則古人又常以委蛇為吉祥之徵兆。《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毛《傳》：“委委者，行可委曲蹤跡也；佗佗者，德平易也。”《釋文》引《韓詩》則云：“委佗，德之美貌。”《爾雅·釋訓》則云：“委委、佗佗，美也。”邢《疏》引孫炎《注》云：“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余謂“委委佗佗”，當讀如《詩·羔羊》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委蛇，《韓詩》作“逶迤”云：“公正貌。”（《釋文》引）鄭《箋》云：“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余謂，蛇無足而行，其行蜿蜒，委蛇之本義也。《莊子·秋水》：“蜎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詩》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一則贊士大夫登車攬轡，無足而行；一則贊其行止安舒，委曲自得；周鼎箸饕餮，饕餮所以一作委蛇者，蓋取其委曲自得，德行公正，自古為吉祥之徵。觀于周初鼎彝，其饕餮紋，多作正冠瞻視形（如過伯戩），其後或變為“公”字（如齊洹子孟姜壺），可知《韓詩》訓“委蛇”為“公正”，其說有自。若壺腹之紋，或變一首兩身為三首二身者，蓋變委蛇為窮曲，為虹蜺，以象徵酒德，當如虹飲于河。《呂覽》謂，“周鼎箸饕餮，以言報更”，殆非其朔。

饕餮，或曰橈杙。《神異經》言：“橈杙與獸鬪，終不退却，唯死而已。”則周鼎箸饕餮，亦取其能鬪不退，勇武足旌。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初民之美德也。但，《周志》則謂：“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文二年《左傳》引）《呂覽·諭威》亦謂：“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蓋春秋以後，由部落小規模鬪爭，演為國際間大規模爭戰，至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戰爭之慘酷，已為人羣所痛疾。所謂“春秋無義戰”，所謂“戰勝以喪禮處之”，非攻思想，殆已普遍于諸子百家。即在兵書中，亦嘗謂：“全軍為上，破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詳《孫子·謀攻》）不以殺傷為勝。則殺敵致果，死而不厭，初民所美匹夫之勇，亦人類之蠱賊！《呂覽》所謂“饕餮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疑為“殺人者人亦殺之”，語意之引申。若橈杙之“傲狠天常，以亂明德”，蓋亦“勇而害上不登明堂”之辭變。《禮記·中庸》：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而教，不報無道，南

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不而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君子強哉矯，即所謂“寬柔而教，不報無道也”。北方之人，何以謂之“強者”？孔氏《正義》：“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鬪爭，故以鎧甲爲席，寢宿于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強梁所居，蓋即饕餮、窮奇之地矣。

(一五)饕餮、窮奇爲匈奴部族、匈奴爲夏后氏苗裔

《呂覽·恃君》言：四方之無君者，東有夷穢、大解，南有百越、驩兜，西有僰人、舟人，北有饕餮、窮奇，“其民糜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夷穢、百越、僰人之風俗，于《史記》本傳多無徵。惟《匈奴傳》云：“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壯者食其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頗似饕餮、窮奇之俗。則《呂覽》所謂“饕餮、窮奇之地”，似即匈奴部族之譯音。匈奴名號，見于中國古籍者，因時而異。如王國維《鬼方昆夷獯狁考》所述：

(1)鬼方(《易·既濟、未濟》、《詩·大雅·蕩》)、貳方(《小孟鼎銘》)、魑方(《梁伯戈銘》)、隗國(《鄭語》)、西落鬼戎(《紀年》)

(2)厥允(《不殿毀銘》)、厥軌(《兮甲盤銘》)、獯狁(《小雅·六月、出車、采芣》)、獯狁(《史記·匈奴傳》)、允姓之姦(昭七年《左傳》)

(3)混夷(《大雅·緜》)、緄夷(《史記·匈奴傳》)、昆夷(《孟子·梁惠王》下)畎夷、(《尚書大傳》)、犬夷(《說文·口部》引)、犬戎(《紀年》、《後漢·西羌傳》)、赤狄、白狄(俱見《左傳》)

(4)獯鬻(《孟子》)、葷粥(《五帝紀》)、董育(《周本紀》)

(5)匈奴(《周書·王會》)

按：鬼方之名，曾見于卜辭(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引，乙酉卜、鬼方田、五月。)犬戎之名，亦見于《穆天子傳》及《呂覽·求人》篇。《呂覽》云：“禹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積石山在今青海境，古爲西裔，高《注》謂犬戎即西戎別種是也。顧，驗以《穆天子傳》云：“天子絕鉞山之隊，北循孳沱之陽。乙酉，天子北征于犬戎。”犬戎地望，尚在隴關(即雁門山)以內，與《呂覽》所謂“雁門之北，饕餮、窮奇之地”正相接。窮奇見于《海內北經》者，如虎有翼之獸也。饕餮于《山海經》無徵。《海內東經》有云：“國在流沙中者，有埵端、璽喚，在昆侖虛東南。”《廣雅·釋地》亦謂“埵端，國名，見《山海

經”。淳端與饕餮，聲韻俱近，意者饕餮即流沙中之淳端，亦即《史記》所謂翟獫狁乎？《匈奴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緄諸、緄戎、翟獫狁之戎。”《集解》引徐廣曰：“獫，音丸。”獫，《漢書》作獫，師古注云：“音桓。”桓、丸、端、獫，俱在寒韻，而獫之音又近于元。橈机之机，依軋篆文作軋例之，則其名正爲翟獫狁之聲轉。《左傳》言：“先王居橈机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之戎，即陸渾氏；而允姓之允，實爲厥允。則鴈門以北之饕餮，吾人更可確定爲匈奴部族之號。匈奴種姓，據《史記》云：“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索隱》云：

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獫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獫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獫粥是一也。

近，桑原鷺藏亦謂：“淳維（Shun - Wei）發音，與匈奴（Hunni）相近。以始祖或有力君主之名，被于種族或部族，在塞外種族間，其例實夥。如鮮卑人之吐谷渾族，即取名于祖先吐谷渾。”（詳張騫西征考）余謂淳維即《海內經》所謂延維，延維即委蛇，委蛇即饕餮。周鼎箸饕餮，取其吉祥之象徵；而《神異經》又謂：“饕餮，獸名也。”則匈奴祖淳維，亦演自瑞獸之圖騰神話，與武陵蠻之祖盤瓠，夏后氏之祖九龍爲例尤近。

匈奴究何種姓？近世史家，最多異說，有謂突厥種者，有謂芬種者，有謂蒙古種者，于《史記》所謂“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說，皆鮮稱道。余謂匈奴與夏后氏之血統關係，現存文獻雖不足徵，若就流傳古代神話考之，則其脈絡亦頗可尋。《呂覽》謂犬戎之國有夸父之野。《淮南子》亦謂夸父在海外卅六國之北方。是夸父者，亦匈奴部族之號。但《海外北經》及《大荒北經》則以夸父爲虹之別名。虹，卜辭一作蚺，而字讀爲鯀。鯀，後來傳寫，或作鰐，或作鯢，鯢則正同于昆夷。竊疑匈奴所以傳爲夏裔者，或以昆夷名同于鯀矣。

鯀（即鯢）之神話，《莊子》謂在北冥。北冥，湯之問棘謂即窮髮北之冥海。故陸德明《音義》謂北冥即北海（詳《逍遙游》）。《孟子·盡心》“伯夷避紂，居于北海之濱”，此今之渤海也，不在窮髮之北，自不得指爲北冥。《莊子》所謂北冥者，當即郭吉、蘇武所居之北海。《史記·匈奴傳》：“單于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北海即上海，蘇武所遷也。”《漢書·蘇武傳》：“匈奴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其冬，丁令盜武牛羊。”近之言古地理者率據《魏略》“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說（見《三國志·東夷傳》裴《注》），以爲北海即今西伯利亞之貝加爾湖（一名白海）。按：《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索隱》：“案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匈奴傳集解》引如淳《注》，亦謂：“翰海，北海名。”北海，《北山經》則謂之泰澤云：“雁門之山，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泰澤，